

今天,该给我们的村庄立传了

——从《出伶仃洋：崖口村人文镜像》说起

□ 丘树宏

这两年,对农村的关注一下子成了我的日常生活。

原因大概有三:一是退休了,有了足够时间;二是年纪大了,“乡愁”就浓了;三是中国现在才真正进入乡村振兴阶段,而我作为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,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农村。这不,就在退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我随同省文史馆调研组在省内走了好几个市县,都是以乡村振兴、农村文旅发展为主题,义务为基层农村出谋划策。我自己更为九连山下的家乡连平的全域旅游义务做策划、写作品,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两天,又有一件事让我很是高兴:作家程明盛的新书《出伶仃洋:崖口村人文镜像》(以下简称《出伶仃洋》)正式出版了。因为是写农村的,是写中山的,自然就一下子引起了我非同一般的重视。

记得2015年7月,程明盛就曾经出版过一部24万字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《大国空村》,那是他写湖北老家农村的,我很快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了《乡村无望? 功不唐捐!》一文,就他的著作发出感慨:

或许你写不了费孝通《江村经济》那样的经典名著,但应能激发身边三两人反哺乡村和投身乡村建设之志,那岂不也是功德一桩? 如果你已经功成名就、发家致富,何不运用你的资金和影响力,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,让你养你的山水长在乡、人文永续,让你和更多的人留住乡愁,让我们的乡愁如生命之花永远开放?

如果说《大国空村》的色调是灰暗的,那么《出伶仃洋》就是明亮的。前者对出现的“空心村”充满了担忧、哀伤,发出了深切的感叹和呼吁,后者则对崖口村充满惊喜、热爱,发出了盛情的邀请和期待。两部书,两样心情,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存在;两个样本,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。

《大国空村》写的是湖北应城程湾村,属江汉平原的一个小村落,既不靠城市,又远离改革开放前沿,没有

名山大川等先天性旅游资源可以利用,没有可以提振家乡的商贾名流,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沦为“大国空村”,代表性很突出。

《出伶仃洋》则写的是中国近代史、近代文化的摇篮,南海之滨中山的崖口村。中山自古以来水土丰腴、人杰地灵,改革开放更使这块福地成了创造奇迹的先行地,崖口村也是全国乡村振兴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典范之一。

村,又叫乡村、农村、乡下、村庄等,又称为自然村或行政村,它是群众性自治单位,是聚居的处所。村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,居民在当地从事农林牧渔业或手工业的生产。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叫村民委员会,根据村民居住状况、人口多少和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,村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细胞,无论昨天、今天,以至未来,村的发展,无论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特别而重要的意义。通过一本书,为我们的村庄立传,同样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、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。《出伶仃洋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,正如该书的推介语所说:“以‘解剖麻雀’的方式呈现一个村庄的文明切片。”本人初读该书的突出体会是,它重点从人、事、物这三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元素切入,纵横结合,穿越时空,给我们展示了崖口村几百年历史的人文镜像。

人——

书的第一章“历史回响”,第一节是“伟人足迹今安在”。这里一开始就写到了伟人孙中山,读者知道原来孙中山的母亲就是崖口村人,姐姐也嫁到了这个村,村中与孙中山有亲属关系的还有不少人。这可是一个光荣的村庄!

从第二章“乡土守望”第一节“‘香山第一村’后代”看到,原来崖口村的祖先在香山县的山场村(今在珠海),资格老着呢。第四章“一村两制”第一节“最后的人民公社”,是从赤脚书记“满叔”写起的。满叔在崖口村可是个标志性人物,正是他,让崖口村保持了“人民公社”体制,同时又借助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遇,使得崖口村走出了一条与全国农村不同的发展道路,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特例。

第七章“民宿文化村”第一节“广东最美民宿”,讲的是从深圳回来的谭健创建了崖口村也是中山的第一间民宿。从他身上,读者可以看到崖口人的敏锐、聪明和大胆,也看到崖口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书中写到了许多崖口人,包括第六章“崖口脸谱”介绍的各种人,这是了解和认识崖口村最核心的载体。

事——

还是回到第一章,第四节“崖口红色档案”中发掘出了人所不知的动人故事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经写过一部很著名的著作《红星照耀中国》(又名《西行漫记》),所拍的封面人物是延安时期的红军战士谢立全,他后来被中央派到总部设在中山的珠江纵队任军事领导,在崖口指挥了很重要的战斗,留下了不少动人故事。《出伶仃洋》将这段往事作为红色崖口的开头,展示了崖口村厚重的历史。

在农村,除了人,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,是农村人的饭碗所在,因此作者专就土地问题辟出“土地情节”一章,共五节。从20世纪70年代“民兵围海造田学大寨”、80年代招商引资大围垦、90年代收购外村土地和别墅、满满赞誉的文字,将崖口人的过人胆略、聪明才智描绘得淋漓尽致,让人顿生敬意。

《出伶仃洋》还用整整一章,也就是第八章“第三只眼”,共七节,用村外人的眼光来述说崖口的事。外来者有摄影记者、文字记者,有专家学者,还有在崖口工作过的公务员。他们通过“稻田里的小精灵”“魂归崖口”等真实事例,诠释了众多外来人将这里当作自己的梦中家园,甚至“以异乡为故乡”的情结,从而体现了崖口强大而独特的魅力。

物——

在中国,每一座村庄,几乎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,这些风俗习惯都会由一些独特的表演来延续和传承,而表演则需要寄托在一些物件上。崖口村的“飘色”,就是这样一种物件。《出伶仃洋》第二章“乡土守望”中,用了两节来描绘飘色的来历、制作和飘色表演的过程。这是全体崖口人的精神寄托和纽带,通过作者的叙述,又成为读者的一种美好向往。

近几年来,崖口村的美食也远近闻名。《出伶仃洋》用“舌尖上的崖口”一章九节,洋洋洒洒地介绍了崖口的云吞、煲仔饭、海鲜街……在整部书里十分“抢眼”。

书中还写到“崖口会堂”“两座庙”“空厂博物馆”等,都是读者了解崖口村十分生动而厚实的重要遗迹。程明盛通过“潜心深耕二十五载,挖掘崖口背后的精神基因”,给读者奉献了一个“高质量小康生活的中山村庄样本”,其实这也是中国的样本,十分可敬可贺。我也在这里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本书。

从农耕社会走过来的中国,在走向工业化、现代化的今天,村庄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。在我看来,当年,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政权,建立了新中国;后来实行改革开放,也是通过农村的改革走向城市改革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。今天,中国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乡村振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。乡村振兴,文化振兴是最高的标志。因此,我们确实该给我们的村庄立传了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给村庄立传,其实就是给中国立传。

实际上,在北方早就已经有了《塘约道路》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等,只是在广东还没有形成写作氛围,希望珠三角、希望中山能够带这个头。这不,刚刚看到一个消息,中山另一位作家郑万里写崖口邻居左步村的《山河血脉:左步人的百年家国梦》也出版了。

冷气。儿童乐园里,小朋友正在滚雪球、打雪仗,冰道降雪也让游客时不时发出阵阵惊呼。我忽然想起,沿途设置了好几处诸如“皮皮总动员”“萌萌大闯关”之类的戏雪场地,游人抱着滑板,躬身从筒子里滑出,沿着不太陡的雪坡急速地驶起来。更有那游步道上,小孩或大人坐在红的黄的绿的滑雪板上,妈妈拉着儿子,丈夫拉着妻子,帅哥拉着恋人,在雪地里撒欢,欢乐的劲儿把树上的雪花都振落了,飘飘扬扬洒了游人一脸。我甚至想起,在鸳鸯池边,那个穿汉服的少女兴高采烈地在雪地里打滚,这情绪,莫不是被钱道旁的红灯笼点燃的?

到了象尔山庄,你得去兰溪口看冰瀑。那夏日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条条白练,此时已凝固成一幅静止的雕塑,挂在百丈高的悬崖上,晶莹剔透,玉宇琼楼,成为苍穹下最质朴最动人心魄的艺术。你看那色彩,淡淡的蓝色,如梦露那双明眸,如此深邃迷人,令人神往。细看那冰瀑,永远保持着奔腾的姿势。数十根冰柱沿着悬崖峭壁依次排开,就成蔚为壮观的冰帘了。返程路上,遇见几只小松鼠。瓦屋山的松鼠有灵性,不怕人。如果有游人来,松鼠就热情地迎上去,甚至站在你面前,转动着它那双小眼睛,向你讨要食物。有时松鼠还会刨它藏在雪地上的吃食,有没有游人路过,它全然不管。一只小熊猫从雪地里走来,它也是要向游人讨要食物吗?

妻问我:“小动物喜欢雪吗?”我回答,不喜欢吧,天太冷,它们找不到东西吃。妻说,小动物会攒冬粮的,它们肯定也喜欢雪,这么美的景色,难道还有谁不喜欢?

□ 田禾

一年一度辞旧迎新之际,热腾腾的年夜饭,总有几个压轴大菜,鸡鸭鱼虾,肘子炖肉。

从古到今,从家庭小宴会到社会大宴席,八大盘九大碗,都有几样菜是作为垫底的“盖面菜”、一桌的压轴戏。在四川,下至平头百姓、上至达官贵人,年夜饭总少不了东坡肉,一桌席有了这实实在在的一大碗闪着油光、冒着热气、配着绿菜、点着翠葱,红彤彤、亮晶晶的东坡肉,年夜饭就有了新年节日的喜庆和来年旺实的期盼。

东坡肉并不是从小就喜爱的。少时,每当到了年夜饭时,总不太爱吃东坡肉。我们这代城里娃,不缺吃喝,肚里有油水,猪肉是平常之物,一日三餐总也少不了,东坡肉在年夜饭时换个“马甲”、变个口味隆重推出,却满足不了我们这些挑嘴娃的火眼金睛。待到爱美之时,女人的遗憾是衣橱里总少了两件衣服,身上又多了两斤肉,减肥是毕生的追求,更是对自我的要求。那种油汪汪的吃食,似乎天生就带着几分原罪,挑上几筷子,立刻生出对自己的鄙夷,默默念几句罪过,生怕就得了现世的报应,将那下口的二两肥膘,贴在了自己腰上。因此每次年夜饭上被母亲一筷子抬到碗中的东坡肉,如同每个冬天母亲都会拿出的新棉袄,不管三七二十一,非要给你套上,暖是暖,但在少年的心中,却是暖得老套,花得过时。

少时,也不懂苏东坡,更喜欢李白的狂放、柳永的风流、纳兰的婉约。总是向往仗剑走天涯,因为远方代表了距离,距离造就了朦胧,朦胧成就了美好。而苏东坡是四川人,眉山人,家乡人,离得近,便如眼前的花花草草,现世的纷繁热闹,纵然呼吸里都带着她的味道,却也是寻常的、平凡的,如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唠叨,明知是为了你好,却躲也躲不开。

待到时光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方才越来越懂东坡的好和妙,喜爱东坡肉的温暖敦厚和平常。年少不懂苏东坡,懂得东坡少年。

他率性,“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他凭着自由的灵魂、悲悯的心肠,穿行祠堂之上,行于乡野之间。

□ 梅洁

古老繁华的泰州老街,看不够的历史过往,品不够的美食乡愁。

江苏泰州有一种家喻户晓的小吃“泰州干丝”。在泰州街巷的大小酒店里,几乎家家都售干丝。我们去年底去泰州时下榻的酒店,自助早餐就有大煮干丝。什么美味? 务必尝尝。鹤群、梅生和我,经不住诱惑,每人一大碗干丝,另要一个泰州名点黄桥烧饼。

干丝入口,原来就是豆腐丝,添加了菜丝、鸡蛋丝,还有不知什么丝混煮的一碗汤菜。

信步走在繁华老街,突然看到街边有个“早茶博物馆”。一进门即看到“泰州干丝,百年名吃”的广告牌。再细看,原来,干丝又称“鸡汁煮干丝”“鸡火煮干丝”,前身为“九丝汤”,是以讲究刀工火候著称的淮扬菜的典型代表。大煮干丝制法十分精细,首先将豆腐干片成均匀的薄片,然后再切成细丝,接着配以鸡丝、笋片等辅料,加鸡汤烧制而成。火候温旺兼用,方能入味。装盘时盖以熟虾仁、豌豆苗、火腿丝等。2018年9月,大煮干丝入选江苏十大经典名菜……

完了完了,这么精细的名菜让我们当作“大锅菜”吃了。正后悔着,就看到几幅绘画和照片,单线条的黑白素描,画的是明人王艮。资料上说,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,泰州学派的创始人,其核心思想有六点,第一点就是“百姓日用说”,主张“百姓日用即为道”。泰州人十分熟悉这句话,泰州人人爱吃早茶就是王艮的思想精髓融入了百姓生活,是百姓安享自己的“道”之美。

原来泰州早茶还有理论根据,

东坡肉味之腴



他长情,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。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永远是爱人胸口的那点朱砂痣,纵然岁月将镜中的唇红齿白熬成了白发苍苍,那也是小轩窗、正梳妆的最好时光。

他乐观,一根狗不理的羊脊骨,清洗干净,炭火中烧来烤去,表面焦黑,嚼着吃,却赞其“如食蟹鳌,率数日辄一食,甚觉有补”。他没有才子诗人们的恃才傲物、愤世厌俗,只有“持杯月下花前醉,休问荣枯事。此欢能有几人知,对酒逢花不饮、待何时”的现世欢乐,诗词歌赋,宽容豁达,把平凡的生活也过成了诗。

他温暖,在今天看来,东坡也算一个十足的暖男。他上得朝堂,下得厨房,和所有四川男人一样做得一手好菜。从富贵到落魄,他做的菜,从东坡肉到东坡肘子、东坡鱼、东坡豆腐。他将颠沛流离的辛苦变成了一路一路的风景,将翩翩白衣少年变成了人间烟火的中年,只有躲开过母亲的唠叨、受过了江湖的冷暖、尝遍了世间求而不得,才知充满烟火气的烹饪,是历经世事对现世安稳的满足、对身边人的珍爱。

人生如东坡,总是分阶段过,各个阶段口味不相同、追求不一样,当口味从追求生猛海鲜到最后消化不了,转过身来,却爱那一碗母亲的白米粥,那一盘入口即化的东坡肉,爱它的贫贱不嫌、童叟无欺,吃得越好消化,上不败老妻残牙,下不骗黄口小儿,怜它在母亲的注目之中,熬更赶夜的辛苦,喜它在来年的期盼中,旺旺实实在,喜欢欢快,平常的温暖。

生活,“不如东坡《食猪肉诗》中所写:“慢着火,少着水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

慢熬细品,饱暖自知。

泰州早茶

有文化渊源呢。

正思忖着,几幅文化名人的照片出现在眼前,梅兰芳、朱自清、赵朴初……原来这些泰州名人,都对家乡早茶泰州干丝情有独钟。1956年,梅兰芳回乡祭祖,从家乡人招待的早茶“爽口的干丝、精巧的小笼包、热腾腾的面条”里,感受到故乡的厚爱和乡情。

在泰州,吃早茶之风如火如荼。我被那展板上写的一长串带“0”的数字震惊了,生怕念错、念少了一个,数字完完一个地数完“0”字,明白是几位数后再念。你们看:

全市15000家早茶店;
从业人员100000人;
日营业额20000000元;
早茶品种150多种;
每日吃早茶的近1000000人;
每日消耗面粉200000斤;
每日消耗茶叶3000斤;
每日消耗面条100000斤;
每日消耗干丝100000斤;
……

这时,看到一位叫“姚舍尘”的先生在博物馆展板上写道:中国人本来是懂得生活趣味的。当年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从万里之遥来到中国的急切步履,正是在泰州这座千年古城突然迟缓了下来。呈现在他面前的是鸟的晨曲与早茶,以及在街肆巷陌升腾的从容不迫……旅行家依依一瞥后留下一句评价:“这城不大,但尘世间的幸福很多。”

读到这里,方才懂得品尝泰州干丝如同品尝泰州文化,需要时间的悠然和心志的温良淡雅。现代人的仓皇、紧迫是无力享用这种文化的。

走出泰州老街,不免在心里悄然一笑:泰州,我体味着你们的体味,我幸福着你们的幸福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□ 刘友洪

当除夕的钟声敲过,岁月的步伐迈进了壬寅虎年,屋外的气温也突然降了十多度,还渐渐沥沥地下起雨来。在这个暖冬里被捂透了的南方人,立马叽叽喳喳兴奋起来:走,瓦屋山看雪去!

车过历史文化名镇——洪雅县柳江古镇,沿风景秀丽的盘山公路驱车70公里,就到达瓦屋山景区游客中心。远远望去,白雪皑皑的瓦屋山高耸入云,宛若一朵盛开的巨大雪莲,卓然孑立在群山之间。坐上缆车,向山顶攀去,白雪渐渐映入眼帘。先是一丛丛、一簇簇躲在树林下,继而树冠上、草叶间都积上了薄薄一层雪。索道驶过“钱窝子”,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。下了索道走出大厅,啊,眼前一派北国风光、千里冰封的景象。

到瓦屋山看雪,一定要沿山顶环形游步道走一圈。这是由于瓦屋山山顶平坦,没有太大的坡度起伏,游人边走边赏,既有雅趣,又不劳累。山顶平台面积约11平方公里,是亚洲最大的桌山,是世界著名桌山开普敦桌山的33倍。清代学者何绍基称其为“坦荡高原”,东坡先生有诗赞曰:“瓦屋寒堆春后雪,峨眉翠扫雨余天。”

这条6公里长的游步道上早已积满了厚厚的白雪,一脚下去软绵绵的,就像踩在沙滩上一样。这得益于瓦屋山得天独厚的位置。瓦屋山地处华西雨屏,雨量充沛,加上2800多米的海拔,注定了这里冬季低温多雪。瓦屋山的雪,更准确地说是雪晶,像细沙一样,颗粒结实饱满。雪粒儿将巉岩、箭竹、杜鹃、山樱桃以及远处的山峰、近处的溪谷全部填满,平日的

棱棱角角在魔术师的手里都悄然隐去。那波浪一样蜿蜒的雪脊线,一直流淌到天边,流进了山岚和白云的深处。大树、草丛、灌木换了一身洁白的装扮,冰挂、冰凌、雾凇这些北方的宠儿,竟伸手可触。身处瓦屋仙山,竟忘了这是南方还是北方。

看看那原始高大的云杉。那高高擎起的树枝,被积雪压得弯下腰来,贴着树干,远远望去,就像孔雀开了屏一样。还有那“小狗”翘着尾巴,“大白鹅”伸长了脖子,“马儿”迈开步子飞奔,“思想者”也来到瓦屋山,正低头沉思……此时只要仔细观察,你就会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在瓦屋山这方神奇的土地上,竟变幻出这么多的花样来。

再看路旁那厚厚的积雪,如帘子般垂悬于凹陷的土壁边,淡黄低垂的小草盛开着亮晶晶的冰花,千朵万朵,顺着同一个方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十分壮观。更神奇的是那久已干枯的树根,树洞里居然还躺着积雪,雪粒儿好像懂得那里可以挡风避雨似的,又好像要去润泽那干涸的树洞。呀,原来那是风的魔力,风的纤纤细指,把那雪粒儿一弹,雪就乖乖地跑进树洞里了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鸳鸯池。这个夏天碧波荡漾的高山平湖,已被白雪牢牢锁住。偌大的湖面上只剩下几棵孤零零的树与之相守。那湖中的小岛呢? 呀,原来在那里,你看,岛上那丛箭竹,还隐隐约约露出个脑袋来。平整平整的雪面,让人依稀还能辨别出湖岸,只不过那边界已与远处的树林、草丛交织在一起——那是被天空中倾泻而下的颜料染成了一色。湖旁那歇脚的亭子、寄信的邮亭、别致的

垃圾桶,都戴上了一顶顶棉花帽子,看上去远比夏日可爱。

鸳鸯池旁有一面许愿墙。传说瑶池仙女心向人间,经王母娘娘指点后返回昆仑,用法力吸走瑶池水魂,带到自己所造的瓦屋山顶正中心,成为一个仙池。王母娘娘知道瑶池仙女备着将来娶上门女婿时办喜筵的酒水,心头高兴,便送了一对鸳鸯给仙女贺喜,瓦屋山瑶池遂名鸳鸯池。鸳鸯池畔话鸳鸯,情意绵绵无惆怅。据说在鸳鸯池和喜欢的仙人许下白头之约,便可求得鸳鸯二仙的祝福,与爱人执手偕老。你看那密密麻麻的红色许愿牌,便为这洁白的世界增添了一道炫目的色彩,也为人间的美好心愿加了把“锁”。

此时正值虎年春节期間,山上的游人还真不少。随手翻阅瓦屋山景区微信公众号,哇,从初一至初九,每天预订人数均达上限,未预订的游客请勿前往。哈哈,幸好我下单早,我暗自庆幸。

漫步冰雪栈道,穿行于原始云杉的冰凌树挂之间,轻轻松松就来到了象尔山庄。这是一个晴日可眺峨眉山金顶的地方。今天飘着雪花,天空灰暗,自是无法看到金顶了,但这也更加映衬了瓦屋仙山的迷蒙。山庄的屋角如兰花指一样翘着,恰巧让檐上积雪与树枝上的雪连在一起,于是雪粒儿叠罗汉般堆积,足有一尺多厚。屋前一排店铺售卖着烤肠、热饮,正好给游客补充能量。不远处一块显示屏上播放着:温度-8℃,PM(2.5)1,负氧离子18759/立方厘米。这也应了那句宣传语:来洪雅,我氧你!

象尔山庄旁有处戏雪场,雪地摩托上蹿下跳,车上的游客被惊得倒吸